

中華短評

王曉波 著

海峽學術出版社

中華短評

王曉波 著

中華短評

著作者：王曉波

發行人：黃溪南

社 長：吳瓊恩

總經理：方守仁

主 編：劉國基

出版者：海峽學術出版社 [海峽評論雜誌社出版部]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5963號

編輯部：台北市金山南路2段222號6樓

電 話：(02) 3218552，3222121

傳 真：(02) 3218611，3210101

印刷所：興海印刷有限公司

郵 撥：14689236方守仁帳戶

初 版：1997年9月

定 價：新台幣300元

* 缺頁或裝釘錯誤請寄回更換 *

我和《中華雜誌》

——《中華短評》自序

這本文集之所以叫《中華短評》，乃是因為所收集的文章多在《中華雜誌》的「中華短評」欄發表的。

對《中華雜誌》還有印象的人，應當記得，《中華雜誌》的文章多雄辯滔滔，尤其是發行人胡秋原先生的議論，有如黃河之水天上來。我記得，建議開闢「中華短評」欄的是錢江潮先生，我寫的許多「短評」也都在錢先生的催促下完成的。

這個文集收集的文章，大致包括從一九八七年到一九九〇年，我所發表的一些對時局評論的短文，另一拙著《統派觀點》所收集的則是一九九一年到一九九六年在其他刊物上發表的短文。出版這兩個文集，除了敝帚自珍外，也為這一歷史變更時期台灣的中國知識份子留下一個紀錄。從蔣經國後期，解嚴前夕，到李登輝時代；從兩岸國共內戰，轉向兩岸統獨對峙，做為一個時代的知識份子，對於轉變中的林林總總，我們紀錄了，也評論了。雖然，「孤臣無力可回天」，只好「缺憾還諸天地」，但也算是告無罪於天下後世，安慰自己的良心。

讓我有幸在台灣盡一知識份子的言責，在「中華短評」出版之際，我不能不感謝《中華雜誌》和胡秋原先生。

我和胡先生，除了在台大認識胡先生的公子胡卜凱外，本無任何淵源，並且我的師友殷海光老師和李敖兄，還是胡先生「中西文化論戰」的對手。我之所以會認識胡先生是因為保釣運動，一九七〇年九月，我和王順合寫的〈保衛釣魚台〉一文遭《大學雜誌》退稿，走投無路而找到《中華雜誌》和胡先生。

保釣運動之後，我遭「台大哲學系事件」整肅，莫名其妙蒙上「思想問題」的奇冤，連承辦我們案件的警備總部保安司令部文教組組長陳進忠上校都對我產生莫大的同情，而建議我，是可以把所寫過的文章和書請幾位政府還能信任的學者寫個評論，他們可以向上面呈報，來證明我的「思想問題」。在當時，誰敢保證誰的「思想」。我硬著頭皮請遼耀東、沈君山和胡先生爲我寫「評論」，沒想到三位先生都一口答應。胡先生還在他的「評論」中，引述朱熹的「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涵泳轉深沉」來勉勵我。三位先生的「評論」報上去了，但我的情況並未好轉，可見當時的政治迫害之嚴酷。

我在幼獅書店出版的碩士論文《先秦儒家社會哲學研究》也遭查禁，警總並派員監督焚書，並告知《幼獅月刊》不可再刊載我的文章。主編朱一冰先生相告，有關人員說：「非我族類，斬草除根。」老同學高信疆任職《中國時報》亦告知，新聞黨部通令各報社不得刊用陳鼓應和王曉

波的文章。

時遼耀東教授主編《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約我寫了一篇《孔子思想的形成及其意義》，廣告一刊出，有關人員立刻反對，要求抽版。遼教授答應他們審稿刪改，也不接受，又以王曉波只是「賣文」相告，有關人員也不肯，竟告之：「王曉波要飯吃，叫他跪著來求我們。」遼教授則告訴他們：「王曉波絕不會跪著向你們要飯吃。」胡先生知道我遭抽版退稿，就要我把文章交給他，刊登於《中華雜誌》，並且拿到一筆稿費。

在台大遭解聘，賣文又被封鎖。申請出國研究二次都遭批示「礙難照准」，連申請費都退回。後沈君山教授推荐我到《科學月刊》當編輯，介紹我去見《科月》社長張昭鼎教授，見過張教授後，左等右等都得不到消息，最後等到沈教授來信謂，我見過張教授後，有關人員即告訴張教授，不可任用王曉波。

走投無路，幸好有成舍我先生收容我到世界新聞專科學校兼課。有一日，組織工作會主任李煥先生把我找到中央黨部，拿出一張字條紙來，載明時間、地點，說我在課堂說：「要為馬克思主義犧牲的人致上最高的敬意。」李主任跟我說：「這些話當然不是你說的，但有這樣的報告到我桌子上，你得要格外小心謹慎。」好一陣子，我上課只好自備錄音機，並向學生說：「我說的每一句話，我負責；同學有記錯了的，同學自己負責。」

又有一次，適時中共正在批孔批林，世新教務主任成秀峰女士找我，說是：調查局來查，王

曉波出考題批孔，「與匪唱和」、「爲匪統戰」。我跟成主任把近年來的考卷翻出來，成主任突然指著一題「試批判孔德的知識三階段論」說：「一定是這一題。」我說：「孔德是法國哲學家奧古斯汀·孔德，又不是孔子。」成主任只好說：「以後凡是姓孔的都不要批判好了。」又說：「王老師，我們知道你是冤枉的，但如果你不在我們學校教書，我們就不會惹這麼多麻煩。」

以一個有組織的政府來迫害一個個人，那種無奈無助的悲忿，難免產生「與汝偕亡」的憤慨。胡先生一面鼓勵我堅定愛國主義的心志，要「我行我素」；一面勸導我要有「官逼民不反」的修養，不可被一些騷擾激怒。因爲，有人要陷害你，你一激動，做出出軌的言行，他們正好速到來整你，而達到他們的目的，你爲什麼要讓他們得逞，讓他們達到目的？一面「官逼民不反」，一面「我行我素」，他們便永遠達不到目的。二十多年來，在各種迫害下，我跟許多朋友不一樣，還能在監獄外「我行我素」。這不能不說是拜胡先生「官逼民不反」的教導之賜。

保釣運動之後，台灣青年批判西化主義的本土運動勃起，而有「鄉土文學」、「唱我們的歌」及台灣史研究。此外，亦有社會意識的覺醒，而關懷弱勢族群和弱勢階級。

一九七六年，有關方面發動了對「鄉土文學」的圍剿，在第二次「文藝大會」上，警總的代表揚言：「我們不是不辦，而是就要辦了。」在這磨刀霍霍之際，我找到一向受胡先生器重的學生曾祥鐸兄，一起去見胡先生，希望胡先生能仗義執言，不可挫折台灣社會自發的民族意識和社會意識。胡先生要我蒐集一些「鄉土文學」的作品給他。後來，胡先生發表了〈談「人性」與

「鄉土」之類，並且，還要我和祥鐸、映真二兄各發表為「鄉土文學」辯護的文章。「鄉土文學」論戰了一年多，後來胡先生還邀尉天驄、陳映真和我參加《中華雜誌》的編輯委員會。

在這過程中，熱愛台灣新文學的李南衡兄，跑遍台灣各地，遍尋耆宿，花盡積蓄，成立「明潭出版社」，自力編印《日據下台灣新文學》（五冊），並且以《賴和先生全集》為第一冊。但「風聲」傳來，所蒐集日據時代抗日作家的作品，有人思想「左傾」，而要查禁。南衡兄約我一起去見胡先生，鄭學稼先生更是仗義執言，在《中華雜誌》上，為台灣新文學（鄉土文學）極力辯護。因此，發動查禁《日據下台灣新文學》的陰謀終於不能得逞。接著再經過李篤恭、侯立朝的呼籲陳情，被定性為「屬於左派」的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先生，在內政部長林洋港的批准下，終於得以平反重入忠烈祠。

一九七九年，美國與中共正式建交，《夏潮雜誌》被查禁，余登發以「吳泰安案」被捕，在那萬馬齊瘖的時代，唯胡先生和《中華雜誌》仗義直言。爾後，有《疾風雜誌》創刊，反制黨外運動和黨外雜誌，但卻指責《夏潮雜誌》和鄉土文學派的教授和作家為「真正的敵人」，其中遭點名的有尉天驄、陳鼓應、陳映真、蘇慶黎、王津平和我等人，胡先生則在十一月號《中華雜誌》發表社論《略評台灣反民族主義的怪聲》，為我們辯護。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日，發生「高雄事件」，接著全島搜捕黨外人士，風聲鶴唳，人心惶惶，所有媒體眾口一辭，殺伐之聲甚囂塵上，只見一批《疾風》「志士」公然在台大校門口叫囂

槍斃這個，槍斃那個，善良之輩皆噤若寒蟬。

有天晚上台大教授張國龍夫婦來找我（張夫人徐愼恕乃〈夏潮〉義工），商量如何突破這個局面，尙未被捕的幾位黨外立委民代如康寧祥等人，也沒人敢站出來講話。於是，我們一起去看胡先生，懇請胡先生能仗義直言，以安定人心，於是有一九八〇年元月號〈中華雜誌〉社論〈論高雄「美麗島」暴力毆傷憲警事件〉。不意此文一出，竟惹翻了〈疾風〉及其背後支持的情治勢力，一直和胡先生纏訟將近十年。害胡先生滿頭白髮，還要和那些文化流氓對簿公堂，一直使我耿耿於懷。

由於跟胡先生這段「患難」的情義，及〈夏潮雜誌〉遭查禁，原〈夏潮雜誌〉編輯福蜀濤也轉來〈中華雜誌〉幫忙，我跟胡先生和〈中華雜誌〉的關係才密切起來。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政府開放大陸探親，胡先生盱衡島內形勢，主張應成立一民族主義組織對抗台獨分離主義，於是，聯合「夏潮聯誼會」及綠島歸來的五〇年代老政治犯，還有其他愛國人士和老兵團體，在一九八八年清明節成立「中國統一聯盟」，胡先生和余登發被公推爲名譽主席，陳映真兄爲創盟主席。

在追隨胡先生辦〈中華雜誌〉的十幾年中，不但每期拜讀胡先生的文章，並且，也在「近距離觀察」中深受胡先生的「身教」。

胡先生的「愛國」絕不是政治表態的口號，而是發諸對民族苦難深沉的同情和真摯的大愛。

一九八八年一月，何文德、楊祖珺率第一個返鄉探親團到大陸，消息傳來，返鄉團到西安祭黃陵，我把有關報導送去給胡先生時，剛烈嚴正如秋公者，竟一面看報導一面老淚縱橫，泣不成聲。

胡先生的「勤學」也是我親身體會的。胡先生平日生活，除了立法院開會和會客外，其他時間總是手不釋卷，並且，對問題的研究，不追究到底決不罷休。胡先生在立法院主張發射飛彈，便蒐集各國有關飛彈的資料，反對建立翡翠水庫也是這樣，他比行政院的專家還要專家。胡先生不是「曲學阿世」的人，甚至也決不「曲學」來阿自己的主張。有次，爲了一篇文章的邏輯問題，在編輯上，胡秋原和我的意見不同。後來，胡先生去查書，並交給許良雄轉告我，他錯了。世人皆以爲胡先生在知識上「頭角崢嶸」，從來沒有服輸過，殊不知，胡先生在公開提出自己的主張時，都是經過深思熟慮和研究過的。胡先生寫文章寫了一輩子，世人大概很少人知道，胡先生是字典不離手，一個字不明白，都還要查字典的。

除了愛國、勤學外，我還看到胡先生敬事的精神，記得有一個週末，發現已準備付印的《中華雜誌》文章有錯字，找福蜀濤找不到，七十多歲的胡先生親自趕到印刷廠，把那個錯字改正過來。

胡先生愛國、勤學、敬事的精神，也就是他在文章中所標榜的民族、學問、人格的三大尊嚴罷。

「中華短評」是除社論之外，代表《中華雜誌》發言的言論，多使用筆名，胡先生也不時親自「下海」。《中華雜誌》的作者都知道，胡先生對每篇來稿都仔細閱讀，認真刪改，爲了鼓勵一些年輕的作者，能有發表意見的機會，甚至於整篇文章被胡先生刪改得剩下不了多少，其他都是胡先生親自改寫的。做爲一個雜誌的編輯，這也是胡先生敬事精神的另一面。但我在「中華短評」寫的文章卻很少受到胡先生的刪改，並得到胡先生不少的鼓勵。

《中華短評》付印在即，檢視舊文，想起《中華雜誌》，感念胡秋原先生。人間的是非短長轉眼空，那段追隨胡先生辦《中華雜誌》爲民族主義和中國和平統一奮鬥的歲月，必然會要進入歷史，留下這個紀錄，留下我對胡先生的感念，也留給未來的歷史去批判罷。是爲之序。

王曉波 一九九七年八月十八日

中華短評 目錄

□自序 / 一

選舉後的法律案件 / 一

關於許信良闖關事件 / 四

評監委賄選傳聞 / 七

自決些什麼？ / 九

兩獨唱和與相爭 / 十二

黨外的「三不政策」 / 十四

裴爾是台灣人之友嗎？ / 十七

四教授的分離意識 / 二二

唯有民主統一才能解決法統問題 / 二六

「結」的問題 / 三〇

解嚴與赦免 / 三三

〈國安法〉的意識問題 / 三五

〈國安法〉與台獨 / 三七

- 探親是基本的民族主義 / 三九
分離意識與三不政策 / 四二
爲德不卒的探親開放 / 四四
媽祖也要有探親權 / 四七
爲老兵返鄉探親請命 / 四九
黨外的台獨動向 / 五一
小腳式的探親政策 / 五五
民進黨的「結」 / 五八
大丈夫余登發 / 六一
民主統一才能救台灣 / 六四
台獨好戰論 / 六七
省籍問題與台獨 / 七〇
索拉茲的妄誕和侮辱 / 七二
贏得敵人尊敬的蔣經國 / 七七
台獨互判 / 八〇
史盲者言 / 八四

美軍基地遷台 / 八八

也談公平 / 九一

鮑羅廷與「拉皮客」 / 九四

既未作賊何必心虛？ / 九七

真假洋大人 / 一〇〇

誰的統治集團？ / 一〇四

中央日報與陳立夫提案 / 一〇八

太陽的反諷 / 一一一

新思想警察的嘴臉 / 一一四

李鴻禧等的法西斯 / 一一七

沈昌煥要出賣全中國乎？ / 一二〇

黃煌雄的憲法乎？ / 一二三

蔣渭水精神的困局 / 一二六

又是台獨法西斯 / 一二九

救救孩子們 / 一三二

王作榮的憂慮 / 一三四

十億叛亂犯乎？／一三七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一四〇

高英茂是台灣的安全威脅／一四二

嚴懲槍擊大陸漁民的凶手／一四五

雷渝齊出賣外省人／一四八

醜陋的美國人／一五一

美國對台政策的新動向／一五四

尤清的暴言／一五八

新皇民的建議／一六二

美帝與台獨／一六六

李鴻禧的偽善／一七〇

費浩偉的謊言／一七二

民主與統一／一七六

釋放大陸政治犯／一八〇

俞國華的知識與統一誠意問題／一八三

「中華」與「中國」之爭／一八七

歷史缺席的遺憾 / 一九〇

對李煥內閣的期望 / 一九二

評索拉茲的「台灣調查」 / 一九四

台獨年會與德州獨立 / 二〇〇

美國政客與台美人的台獨年會 / 二〇三

暴力與政治 / 二〇九

逼退與台獨 / 二一一

鴛鴦的兩岸關係條例 / 二一四

索拉茲言偽而詐 / 二一七

陳香梅與陳履安 / 二二〇

又是「陳立夫案」 / 二二三

評陳芳明對「統聯」訪問大陸的「批評」 / 二二六

台獨動亂何時了？ / 二三二

台獨當知台灣史 / 二三六

台獨與幫腔 / 二四〇

錢復的冷血 / 二四四

美國又在挑撥兩岸「敵我意識」 / 二四八

許信良的「先獨後統」 / 二五一

吳樂天台獨講古 / 二五四

「國統會」種種 / 二五七